



認識21世紀新興的戰爭型態 —混合戰爭

陸軍備役上校 謝游麟

提 要

在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科技的日新月異、國際法的制約及對傳統戰爭的反思等因素催生下，混合戰爭成為21世紀新興的戰爭型態，其中以黎戰爭、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內戰就是最好說明。由於混合戰爭的主體、樣式、手段複雜多元，不僅模糊了平時與戰時、軍事與民事、戰鬥與非戰鬥人員間的界限，也打破了傳統戰爭的時空概念，普遍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尤其對岸的中國大陸亦極為關注混合戰爭型態的發展，不斷地從美、俄等國吸取經驗，並已積極對我進行「三戰」，我國政府必須審慎以對。在應對混合戰爭方面，僅靠單純軍事武力已不足以面對威脅，必須統籌國家戰略資源和手段，整合跨部門力量，從政治、經濟、軍事、心理、社會、文化、資訊等領域多管齊下，才能有效應對挑戰。

關鍵詞：戰爭型態、混合戰爭、全球化、戰爭主體、以黎戰爭

前 言

戰爭是歷史長河中的變色龍，隨著時空推移和環境變化，不斷地變化自己的型態。關於戰爭型態的轉變或演進，¹專家學者們常以「軍事事務革新」(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波」(Wave)、「世代」(Generation)或「時代」(Epoch)等詞彙來區分。而中共大多數的學者則依各階段「主戰武器」的不同，將戰爭型態劃分成冷兵器戰

爭、熱兵器戰爭、機械化戰爭及資訊化戰爭四個時期。²無論如何劃分，戰爭型態的演變總是與人類文明發展息息相關，其中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因素的發展居關鍵地位。

時空到了21世紀，這些因素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儘管近十幾年來國際間側重經濟發展與合作，避免以軍事對抗或訴諸武力來解決爭端，然各地區仍有因不同的歷史、種族、宗教、文化、利益、領土主權及意識形

1 「戰爭形態」指在某一段時間或空間中，對於戰爭要素如戰爭本質、軍隊組織、作戰思想、作戰工具及作戰方式等綜合表現的一種外在形式。

2 謝游麟，「論戰爭型態之發展與因應」，國防雜誌，第30卷，第1期(2015年1月)，頁81-82。

態等，戰亂、衝突、糾紛未曾停歇。此時出現一種新興的戰爭型態-「混合戰爭」(Hybrid war)，³由於它是由多種形式、多種威脅、多種對抗物件所構成的複雜混合體，有別於一般傳統戰爭的兩軍主力對決模式，已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其中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IISS)所發表的《2015年軍事平衡報告》(The military balance 2015)就曾提出警告：「目前混合戰爭的情況越來越多，這對大多數國家的正規軍隊來說是一個重大挑戰」。⁴因此，對於戰司建軍備戰的國軍幹部而言，應對混合戰爭的理論與實際有深入瞭解，除可具體掌握戰爭演變脈絡及發展規律外，對於我國的國防安全確保、軍事戰略制定及國防科技發展等，亦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對混合戰爭之基本認識

21世紀初，美國於2001年發動了阿富汗戰爭，2003年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這兩場戰爭美軍都遭遇到了嚴峻挑戰，也從中獲得了許多經驗教訓，並讓美軍重新檢討戰爭理論及思索未來戰爭型態之發展。

一、源起

混合戰爭的概念最早由美軍詹姆士·馬提斯(James N. Mattis)中將與弗蘭克·霍夫曼(Frank G. Hoffman)中校，於2005年海軍雜誌

《Proceedings Magazine》中聯合提出。⁵他們認為未來美國的對手將會是混合運用正規、非正規的作戰方式，如游擊戰、恐怖活動、網路宣傳、犯罪行為等多樣化、複雜化的混合戰爭來挑戰美國的安全利益。這些對手並不會遵守一般的國際規則，而是利用他們能自由選擇時間、地點、方式等優勢，創造一些小的戰術效果(Tactical effects)，然後透過媒體和資訊戰將這些效果放大，藉以削弱美國的決心。⁶

緊接著霍夫曼於2007年發表《21世紀衝突：混合戰爭的興起》(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一書，對於混合戰爭有更詳盡、更具體的理論說明，引起各界關注。霍夫曼於書中提出，繼第四代戰爭(Fourth generation war)、複合戰爭(Compound wars)、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後，21世紀正興起一種新的戰爭型態-混合戰爭。他認為由於全球化影響和科技發展等原因，未來國家間的戰爭或衝突將會越來越少，而傳統的「大規模正規戰爭」或「小規模非正規戰爭」正逐步演變成一種戰爭界限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趨融合的混合戰爭。⁷自此，隨著相關文獻的發表與討論，混合戰爭這一新興的戰爭型態逐漸廣為人知，而與其相關之混合戰、混合威脅(Hybrid

3 "hybrid"一詞來自拉丁語hibrida，意思是雜種的、混合的，該詞主要在生物學中使用。

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5 (London: IISS, 2015), pp.5-6.

5 詹姆士·馬提斯(James N. Mattis) 2013年從海軍陸戰隊退役，現為美國國防部長。

6 James N. Mattis, Frank Hoffman,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 132, No. 11 (Nov., 2005), p18.

7 Frank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Virginia: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2007), p26.

threat)、混合對手(Hybrid adversary)、混和衝突(Hybrid conflicts)等詞彙，亦廣泛地出現於各媒體或學術界中。

二、概念

霍夫曼認為敵人在同一戰場空間，同時採取多種作戰樣式(包括正規與非正規、傳統與非傳統)的行動，這種型態的戰爭就叫作混合戰爭；⁸美國已退休的麥丘恩(John J. Mccuen)上校認為混合戰爭是包括實體和概念(Physical and conceptual)的全頻譜戰爭：

「實體戰爭」是對抗敵方軍隊的戰爭，「概念戰爭」則是一場更宏觀的戰爭，爭奪的是對戰區民眾的控制、支持及國際社會的認同等；⁹英國學者大衛基爾卡倫(David Kilcullen)認為混合戰爭是指游擊戰、暴亂、內戰、恐怖襲擊交錯複雜的當代衝突；¹⁰俄國學者亞歷山大·巴爾托什(Aleksandr Bartosh)認為混合戰爭旨在利用軍隊和非正規組織在被侵略國內部實施一系列破壞行動，並最終迫使其屈服，包括在軍事、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價值觀等領域製造混亂，並實施網路攻擊等；¹¹中共學者朱啟超認為混合戰爭是一種把

正規作戰、非正規作戰、反恐怖襲擊和武裝暴亂、心理戰等攻防行動融合在一起，輔之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電子戰、資訊戰和網路戰的新型作戰模式；¹²國內學者何澄輝認為混合戰爭是指將傳統戰爭、不規則戰爭和網路戰爭等相結合的戰爭。¹³《2015年軍事平衡報告》則認為混合戰爭是指綜合使用軍事與非軍事手段，以利在戰爭中獲取主動及實體上、心理上的優勢。¹⁴

綜觀以上這些有關混合戰爭概念的闡述，儘管在內涵上尚未達成一致，但大都認為混合戰爭是一種把不同種類的戰爭手段、作戰方式綜合運用的戰爭型態。這些戰爭手段既涉及軍事領域也涉及非軍事領域，作戰方式則包括正規與非正規作戰等，其中非正規作戰可以包括游擊戰、恐怖活動、網路戰等，如圖一所示。

三、特徵

(一)模糊了傳統戰爭的概念

混合戰爭的發生往往是「不宣而戰」，不僅模糊了平時與戰時、軍事作戰與民事衝突、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之間的界限，也

8 Frank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Virginia: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2007), p8.

9 John J. Mccuen, " Hybrid Wars," Military Review, Vol. 88, No. 2 (March/April, 2008), p104.

10 轉引自同春壽，「淺談混合戰爭」，2015年6月5日，<http://tapchiqptd.vn/zh/%E4%BA%8B%E4%BB%B6%7594.html>。

11 轉引自許得君，「混合戰爭與現代衝突」，2018年1月22日，<https://itw01.com/D5S3EDM.html>。

12 朱啟超，「要以混合戰爭視角觀察國際安全」，2016年9月25日，<https://kknews.cc/zh-hk/world/an35kk6.html>。

13 何澄輝，「虛擬與現實交錯-混合戰的興起與台灣安全問題的新型態考驗」，2017年12月1日，http://radicalwings.tw/article_info.php?SerialNo=194&Name=%E5。

1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5 (London: IISS, 2015), p5.



圖一 混合戰爭的作戰樣式

資料來源 <https://read01.com/egzRB3.html#.W86aLVJRezw>

打破了傳統戰爭的時空概念。既沒有固定的戰場，也沒有固定的時間，甚至不清楚作戰的對手，導致傳統戰法無法滿足混合戰爭現實需求。¹⁵混合戰爭除了軍事實體的對抗外，在政治、經濟、心理、社會和資訊等領域也是角力的戰場，而這樣的戰場往往呈現出動盪、暴亂、恐怖主義及內戰等景象。

(二)戰爭主體的多元性

混合戰爭中的參與者身分複雜，不只局限於一個國家的正規軍隊，還包括政治集團、恐怖組織、宗教團體、民族部落、非正規游擊武裝力量，甚至於民兵、武裝分子、駭客等非國家行為體。這些非國家行為體在戰爭中各自扮演著不同角色，他們往往不按傳統的戰爭規則出牌，甚至不接受國際戰爭法的約束，傳統的嚇阻或正規作戰手段很難對其發揮作用。

(三)戰爭目標主要在獲取民心

傳統戰爭的目標在於透過正規的軍事手段將自身的意志強加於敵方，以獲取資源、

土地或戰略要地。而混合戰爭主要透過政治、經濟、軍事、心理、資訊等混合方式，將一國(集團)的政治意志強加於另一個國家(集團)，其中軍事手段僅發揮輔助性作用。其核心思想就是要以最小程度的武力介入達成政治目的，重點是要破壞敵人的軍事和經濟潛力，並施加資訊和心理壓力，最終目標在於改變特定群體的政治、價值取向，也就是要「獲取人心」，進而有利於爾後的軍事行動。¹⁶

(四)戰爭手段混合多樣

作戰對手不再是單純採用正規或非正規方式進行戰鬥，而是同時運用多種作戰形式進行綜合性對抗，既有正規的作戰手段，也有非正規的作戰手段。尤其戰爭主體為發揮自身優勢，在實施正規作戰時，往往伴隨非正規軍事行動，如採取游擊戰、恐怖襲擊、網路攻擊、犯罪活動等，藉此削弱對方優勢，如此將使戰爭型態變得更加複雜。

(五)戰爭結局難料

在傳統戰爭中，大多按照合乎邏輯的線性結構發展，遵循已知的戰爭規律，往往只要知道戰爭的初始條件，如敵對雙方的經濟、軍事力量、訓練水準、軍隊部署及軍民精神意志等狀態，幾乎就可預測戰爭的結果。但混合戰爭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混合戰爭中大量採用了非正規手段，例如從資訊、心理方面等層面對敵人的思想意識進行破壞性影響。這些非正規手段打破了傳

15 付征南，「聚焦美新政府國家安全戰略」，解放軍報，2016年12月9日，版17。

16 湯中超，「從混合戰爭看烏克蘭危機走向」，瞭望，第4期(2015年9月)，頁52。

統戰爭線性結構發展，會產生戰爭發起者自身也不易控制的危險局面。¹⁷

21世紀混合戰爭之案例

觀察21世紀初的幾場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如2006年在中東的以黎戰爭、2013年的烏克蘭危機、2011開始至今的敘利亞內戰等，其中混合戰爭特徵日益明顯，常為各國或學者們研究的對象，分述如後。

一、以黎戰爭

2006年7月中東地區爆發一個多月的以黎戰爭，是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間的對抗。由於這場戰爭的規模、人員傷亡、難民人數等均是以黎兩國歷年來之最，幾乎演變為區域戰爭，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在這場戰爭中，擁有全球數一數二作戰能力的以色列，在中東戰史上留下不少輝煌紀錄，惟在戰爭中面對實力懸殊的真主黨，卻頻頻陷入苦戰，所獲戰果不如預期，其戰爭行為上又引發國際譴責。¹⁸反觀真主黨方面，在人員、武器裝備遠不如以色列國防軍的情況下，善用主場優勢，僅僅運用遠程火箭、飛彈襲擊(如圖二)、游擊戰術及地道戰，並輔以無人機、加密電話、熱成像夜視儀等裝備，¹⁹就讓以軍疲於奔命、防不勝防，甚至於讓以軍的陸、海、空現代化武器裝備無法充分發揮作用。



圖二 真主黨所使用的可攜式反坦克飛彈

資料來源：<https://read01.com/mEDDNA4.html#.W6yoiVJRezw>

另外，真主黨利用「輿論戰」開闢第二戰場，將以軍空襲行動造成許多無辜平民傷亡、家園殘破不堪的電視畫面傳遍全世界。這些悲慘畫面使以色列國際形象大受傷害，當全球輿論開始倒向真主黨後，雙方衝突的正義性發生移轉，以色列的國際壓力加大，國內反對聲浪四起，最後導致以軍的軍事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以黎戰爭是一場典型的混合戰爭：就交戰雙方而言，這場戰爭是國家行為體(State actors)與非國家行為體(Non-state actors)的對抗，以色列是一個主權國家，另一方為黎巴嫩真主黨，屬於非國家行為體，由武裝分子、民兵等組成，受到敘利亞和伊朗的支持。就雙方裝備而言，以色列出動了F-16戰機、哈奈特號(INS Hanit)巡洋艦及梅卡瓦(Merkava)坦克等；真主黨則是軍用與民用裝

17 轉引自許得君，「混合戰爭與現代衝突」，2018年1月22日，<https://itw01.com/D5S3EDM.html>。

18 謝游麟，「2006年以黎軍事衝突之研析與啟示」，國防雜誌，第23卷，第4期(2008年8月)，頁30。

19 黃志澄，「研究未來戰爭需要思維創新，理性對待顛覆性技術」，2016年8月16日，<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514759>。

備的結合，如火箭砲、多管火箭系統、反坦克飛彈、無人機及簡易的爆炸裝置等。就戰術而言，真主黨採用正規與非正規作戰相結合的混合戰爭，既實施火箭、飛彈襲擊，又進行游擊戰，並策劃周密的輿論戰等多種手段，形成了一種難以對付的戰鬥力量，也大幅抵消了以色列國防軍的技術優勢。結果這場為期34天的戰爭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下停火。

二、烏克蘭危機

2013年12月21日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宣布放棄和歐盟的貿易協議，轉向與俄羅斯合作，這個決定導致國內反對者舉行大規模抗議示威，烏克蘭危機就此展開序幕。之後隨著反政府示威抗議愈演愈烈，亞努科維奇被迫於2014年2月22日下台，並流亡俄羅斯，次日，烏克蘭議會任命圖爾奇諾夫(Oleksandr Turchynov)擔任臨時總統。新政府上台後，其支持者和反對派之間仍不斷發生衝突，再加上俄羅斯、美國及歐盟等國際勢力的介入，烏克蘭局勢持續惡化，尤其以俄裔人口居多的克里米亞及東部城市一直處於動蕩不安局勢。此時，克里米亞議會請俄羅斯出兵「維護秩序」，俄方即以保護其在克里米亞俄裔公民生命安全為由，於3月1日由議會批准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烏克蘭使用武力，次日克里米亞就開始有大批軍力集結。

在出兵克里米亞之前，俄羅斯利用各

種資訊手段展開大規模的心理戰、輿論戰，以贏得先機之利。例如，俄羅斯發布官方民調指出：「75%的克里米亞人希望加入俄羅斯」，藉此引導輿論影響民意。在軍事行動方面，俄羅斯為先期控制克里米亞，造成有利的戰略態勢，亦秘密地派出身著迷彩服、頭戴面罩、全副武裝，沒有佩戴任何標誌的特種兵，出奇不意地出現在克里米亞。並在當地親俄派人士的協力下，迅速控制了該地區的戰略要點，如國會大廈、機場、港口及軍事基地等，這些特種兵被西方稱為「小綠人」(Little green men)，如圖三所示。²⁰除了引導輿論影響民意及派出特種部隊外，在政治方面，俄羅斯充分考慮作戰地區之民族關係、派系矛盾、社會脈動，以爭取最大多數政治派別及人民的支持；在經濟上，俄國以提高天然氣的價格向烏克蘭施壓，並對克里米亞提供經濟援助。就在俄羅斯的多管齊下，3月16日這天克里米亞的公投如期舉行，



圖三 在克里米亞帶著面具的俄國特種兵(小綠人)

資料來源：<http://tw.aboluowang.com/2017/0522/933210.html>

20 Mark Owuor Otieno, "Who Were the Little Green Men", February 8, 2018, <https://www.worldatlas.com/articles/who-were-the-little-green-men.html>.



公投結果有9成以上民眾希望加入俄羅斯，但烏克蘭危機至今仍未解除。

在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綜合運用軍事、政治、經濟、心理及輿論等多方面的力量，以不到一個月時間就兵不血刃地掌控了克里米亞局勢，歐美國家認為俄羅斯發動了「混合戰爭」。²¹在這場混合戰爭中，俄羅斯在政治、經濟、心理等諸領域早已取得戰略優勢，最終的軍事行動只是致命一擊。參與者主要包括特種部隊、地方自治的武裝人員、民兵、駭客，甚至於一般平民。在手段上則是採用了傳統與非傳統手段相結合的方式，其中非傳統手段包括綜合使用顛覆行動、暗中破壞、網路戰、輿論戰、支援敵人領土上的叛亂分子等方法摧毀對方。

三、敘利亞內戰

從2011年開始，至今已打了七年的敘利亞內戰，最初只是敘利亞國內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後來逐漸演變成政府軍與反政府軍的武裝衝突，甚至於擴大成敘利亞遜尼派群起對抗總統阿塞德(Hafez al-Assad)所屬的什葉派。除此之外，鄰國以及世界強權國家的勢力也隨著戰爭演進被吸納進來，外加「聖戰士」(Holy warriors)的崛起及2014年恐怖組織「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SIS)的出現，都讓敘利亞內戰情勢更加嚴峻與複雜，結束之日遙遙無期。在這場戰爭中約可區分成兩大集團，其中支持敘

利亞政府的有俄羅斯、伊朗、伊拉克等國及黎巴嫩真主黨；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則有美國、英國、法國、土耳其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然各參與國具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目標，敘利亞就成為各國政治角力的戰場，而成千上萬身處戰火中的難民被迫逃離家園、流離失所，成為這場戰爭的最大受害者。

在敘利亞戰場上，戰爭主體複雜多元，除了多國參與外，尚有政治集團、宗教團體、極端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這些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採取多種作戰形式的綜合性對抗，如正規戰、政治戰、外交戰、法律戰、心理戰、輿論戰、網路戰、金融戰、代理人戰爭和游擊戰等諸多戰爭形式的混合，亦是一場典型的混合戰爭。以下就美國、俄羅斯及極端組織ISIS在敘利亞所發動的混合戰爭分別說明之。

(一)美國

在敘利亞內戰開始，美國在外交上邀請了大批國家成立「敘利亞之友」(Friends of Syria Group)，支持敘反對派，後又主導組建了「敘利亞全國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 and Opposition Forces)，試圖整合敘反對派與敘政府對抗。在輿論戰方面，為了師出有名，營造有利態勢，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參戰前屢次公開呼籲：為了敘利亞人民，世界各國應聯合起來推翻阿塞德這個非法政權。²²另

21 李抒音，「俄羅斯發力混合戰爭」，解放軍報，2016年2月19日，版7。

22 David Osborne, "Assad must go: the world unites against Syria's tyrant," August 19, 2011,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assad-must-go-the-world-unites-against-syrias-tyrant-2340307.html>.

外，美國亦輿論指責敘利亞政府拒絕聯合國提供援助，是「使用饑餓作為戰爭武器」(Use hunger as a weapon of war)，已構成日內瓦公約的戰爭罪；²³在網路戰方面，美軍使用網路工具破壞ISIS的指揮控制系統和資金獲取的管道，以削弱其財力和在虛擬戰場執行任務、進行通信、雇用士兵的能力；²⁴在軍事行動方面，除了動用海、空力量對敘政府軍實施軍事打擊外，另對反對派亦提供裝備、訓練及金錢援助，並派遣特種部隊進入敘利亞，協助反抗軍對抗ISIS武裝部隊。由此看來，美國發動了混合戰爭，除了以外交造勢、輿論攻擊及直接以軍事行動介入敘利亞內戰外，並透過公開或秘密軍事援助敘反對派，從事「代理人戰爭」，以達其戰略目的。

(二)俄羅斯

基於在敘利亞經濟、政治、軍事上之利益，俄羅斯介入了敘國內戰，其戰略目的在於支持阿塞德政權及打擊ISIS。²⁵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是由總統普丁主導、俄總參謀部設計、諸軍兵種聯合，統籌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輿論等手段的「混合戰爭」。²⁶戰事發起前，俄羅斯以發動外交攻勢、主導輿論導向為主要手段：在外交

方面，入敘前普丁相繼與美、日等國高層會晤，並在聯合國大會中呼籲各方協調解決敘利亞問題，以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在輿論戰方面，為緩解出兵敘利亞的國內壓力，自2015年9月開始，俄國國家電視臺「第一頻道」(Channel One)就對國內民眾密集報導敘利亞難民潮和ISIS的暴行，藉此喚起俄國民眾的同情與支持。²⁷除此之外，俄在敘利亞打擊ISIS的軍事行動中，亦利用輿論戰、法律戰，堅持其軍事行動乃應敘政府請求，合乎國際法，有其正當性，以減少外界反對聲浪。

在外交、輿論、法律等諸手段配合下，俄國於2015年9月30日開始對敘國採取軍事行動，以海空兵力及特種部隊打擊ISIS等恐怖組織。在不到半年時間，俄國在敘國發動的混合戰爭獲得了戰略利益，不僅打破敘國內戰的僵化局面，也擴大了對國內及國際的影響力。²⁸

(三) ISIS

極端組織ISIS由多個國家人員組成，擁有大量的資金、武器、兵力，該組織麾下的武裝人員大多具有豐富的軍事作戰經驗，其裝備主要包括傳統火炮、簡易的爆炸裝置、無人機(圖四)和俘獲的美國武器等。²⁹自2014

23 陳亦偉，「美打輿論戰稱俄敘拿饑餓當武器」，2016年10月29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webs/20181003003092-260408>。

24 李小鹿，「未來戰爭，怎麼個打法？」，世界知識，第10期(2018年5月)，頁20。

25 林子立，「美歐俄在敘利亞議題之競爭關係」，全球政治評論，第52期(2015年10月)，頁25。

26 劉瑋琦，「俄版混合戰爭亮劍敘利亞戰場」，解放軍報，2018年9月20日，版11。

27 于冬，「敘利亞：俄版混合戰爭試驗田」，2015年10月21日，http://www.globalview.cn/html/military/info_6703.html。

28 馬健光，「俄羅斯出兵敘利亞的得與失」，中國青年報，2018年1月18日，版12。

年起ISIS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大規模攻城掠地，勢如破竹，效率超過一般恐怖組織，甚至更勝於部分的正規軍隊。在戰爭手段上，ISIS混合使用了傳統戰爭、游擊式作戰、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網路戰、心理戰等模式，與美國、俄羅斯等國家或組織對抗。尤其ISIS利用網路傳播風格迥異的影片和圖像，進行人員招募、傳遞理念、組織行銷，甚至於將公開斬首、集體處決、人肉炸彈等恐怖畫面傳播至世界各個角落，以恫嚇人心、挫敗敵方士氣。³⁰

混合戰爭興起原因

混合戰爭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如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科技的日新月異、國際法的制約及對傳統戰爭的反思等因素。³¹



圖四 ISIS運用民用無人機攜帶炸彈空襲敵人

資料來源 <https://ifun01.com/8CJKAfV.html>

一、全球化的深入發展

全球化(Globalization)促進了世界各國經濟、社會及文化交流和融合，使各國依存度加深，但也加深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分化和不平衡，甚至於「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衝突比起基於利益或意識型態的衝突更為根本、更不可調和，而全球化的發展造成不同文明間的交流日趨頻繁，也突顯文明間的差異。當這些民族、國家或族群的文明差異被凸顯，反而更急於尋求自身獨特的民族、文化、宗教等的認同，尤其在民族主義情緒被啟動時，內、外部的矛盾衝突就容易被點燃。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包括衝突、環境、生態、資源、氣候等許多問題的解決都非一國政府所能及，此時「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概念被引入，除了各國政府的參與外，非政府組織、跨政府組織或私人企業等也往往被納入其中。同樣地，武裝衝突也不再侷限於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更多出現在國家與非政府組織的衝突，如烏克蘭東部的民兵、敘利亞政府的反對派或ISIS都屬此類，而衝突方式亦由傳統戰爭擴展至非傳統戰爭領域，甚至混合了這兩種戰爭方式。³²

29 劉樂，「伊斯蘭國組織與基地組織關係探析」，阿拉伯世界研究，第2期(2017年3月)，頁24。

30 Peter Grier, "The Perils of Hybrid War," Air Force Magazine, Vol. 100, No. 3 (March., 2017), p26.

31 方明，「從微觀角度剖析大國混合戰爭差異」，2017年12月2日，<https://kknews.cc/zh-mo/military/o23m8bo.html>。

32 陳應聰，「戰爭與和平：全球化的國際關係」，2015年3月3日，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2495&mother_id=1626。

二、科技的日新月異

隨著人們對於科技產品的依賴日漸提高，科技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深深影響著社會各層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軍事等領域。當新的科技在軍事領域中廣泛地運用，不僅擴大了戰場空間、改善了武器裝備性能、提升了指管效能，也激盪出新的戰爭思想與戰略戰術，混合戰爭的型態就因應而生。特別是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普及化，軍民兩用或軍民技術之間的界線益加模糊，³³客觀上為衝突各方發動混合戰爭提供了條件，無論是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大國或恐怖組織均可運用社交媒體來傳播資訊，甚至進行網路戰、輿論戰。

尤其「輿論戰」是發動混合戰爭者的重要利器，得益於資訊技術的進步，它可利用電視、廣播、網路、報刊等多元載體，透過有計畫、有目的地向敵方傳遞經過選擇的資訊(包括謠言、假消息等)，引導和控制社會輿論，營造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輿論環境，為爾後的軍事行動開創有利態勢。³⁴例如，2010年底發生於北非、中東等地區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運動，就是透過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群媒體廣泛串聯民意，進而匯集成大規模社會運動，導致多個阿拉伯國家政府接連垮台，引發一連串政治改革。

三、國際法的制約

近幾個世紀以來，隨著人道主義思想的普及，對於戰爭為人類所帶來的無窮災難，人類開始有諸多反思，相關遏止戰爭的概念也一再演變。從強調正義戰爭(Just war)、遵守國際組織對於戰爭的規範，到現今國際法規範下認為戰爭是「非法行為」，若要使用武力，必須要符合國際法上一定的構成要件，方為合法。³⁵在此演變下，領導人或決策者如果違反國際法的規約，不僅會招致國際輿論的撻伐譴責，嚴重影響國際形象與負面觀感，甚至可能面臨國際法庭的刑事審判。因此，國際法對於欲挑起大規模衝突的國家行為體或非國家行為體，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

國際法的規範與國際的輿論使傳統軍事力量之使用條件發生了根本改變，然而現今國際間的戰爭行為並沒有因此而絕跡。多數進行戰爭的國家為規避國際法的究責，不願意承認自身處於戰爭狀態，或弱化戰爭事實，或將戰爭責任歸於對方，或傾向於發動「非戰之戰」的混合戰爭。³⁶因為混合戰爭很大程度是政治、經濟、心理、資訊及非正規作戰等多領域的綜合對抗，正規軍隊在混合戰爭中只起輔助性作用。當正規軍隊公開介入戰爭時，通常打著保護平民等旗號，披著合法的外衣遊走於國際法的模糊地帶。另

33 例如，手機和電子網路的民用商業技術等，如今亦能運用於軍事行動。

34 程寶山，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基本問題(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

35 楊永明，「國際法與禁止武力使用和威脅」，美歐月刊，第11卷，第2期(1996年2月)，頁92-93。

36 李抒音，「俄羅斯發力混合戰爭」，解放軍報，2016年2月19日，版7。

外，混合戰爭具備相當的模糊性、靈活性、隱蔽性等特點，也恰好符合大國打「有限戰爭」的迫切要求，這是以往的局部戰爭所不能及的。³⁷

四、對傳統戰爭的反思

反思傳統戰爭的模式大多是以正規武裝力量消滅敵軍、占領敵方領土，隨後迫使其接受和平條件或迫使其投降並交出政權。在這種模式下，軍事力量的強弱往往是制勝關鍵，敵方軍隊和殲滅敵軍是戰略重點，曠日廢時、消耗大、傷亡重為其特色。但隨著時空漸次推移，人的思維、政治環境、戰場環境、戰爭主體等發生了改變，使得具軍事優勢的一方遭到了挑戰，發生了摧毀容易征服難，取得戰場優勢容易贏得戰爭難的情況，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黎戰爭等就是最好例子。³⁸

對此，2014年10月15日，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發表題目為《提高戰略能力-從13年戰爭中所得教訓》(Improving Strategic Competence-Lessons from 13 Years of War)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總結了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2001-2014)的經驗教訓(7條)，並據此提出了多項有助於改進美國戰略能力的政策建議(7條)。³⁹從這些經驗教訓、政策建議中可看出美軍在這幾場戰爭中的不

足在於：政府與軍方缺少溝通、軍事行動未考慮所在國的政治環境、忽略了社會文化和歷史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未能妥善運用特種作戰、聯合行動缺乏民間技術與專家的參與等。

由此可看出，美軍在阿富汗等戰爭中的軍事行動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戰爭目標，而且在非正規作戰和恐怖襲擊中造成大量傷亡，主要原因在於戰爭型態已在改變，單獨運用軍事實力已不再是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保證。未來的戰爭取決於三個決定性戰場：傳統戰場、衝突地區民眾戰場及國內國際民意戰場，唯有在三個戰場取得「混合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而「混合戰爭」所爭取的也是在三個戰場的勝利。⁴⁰

大國對於混合戰爭之發展現況

美、俄等國都在深入研究混合戰爭理論，混合戰爭已成為美、俄在軍事領域博弈和爭奪地緣政治空間的新手段。而中國大陸則密切關注美、俄對於混合戰爭的發展，然大陸早已提出相關理論，並付諸實踐中。

一、美國

霍夫曼於2005年提出混合戰爭概念後，隨即在美軍學術界引起相當大的迴響，此後大量相關的文章陸續被發表，也逐步為美

37 馬健光，「敘利亞戰爭啟示錄：新型混合戰爭走向前臺」，2018年1月9日，<http://mil.huanqiu.com/strategysituation/2018-01/11509367.html>。

38 楊寧杰，明日戰爭(北京：藍天出版社，2010年)，頁15-17。

39 Linda Robinson, Paul D. Miller, John Gordon IV, Jeffrey Decker, Michael Schwiller, Raphael S. Cohen, Improving Strategic Competence-Lessons from 13 Years of War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p.31-122.

40 李嘯，「混合戰爭≠混合勝利」，2010年4月8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10-04-08/0645589639.html>。

國軍方高層認同，並出現於各官方文件中。如美軍2008年12月發布的《聯合作戰環境》(Joint Operating Environment)、2009年1月發布的《聯合作戰頂層構想》(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均不同程度地參酌了混合戰爭理論的觀點；2010年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則將混合戰爭之理論正式作為美國面對多元化安全威脅的戰略指導；2015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中正式提出「混合衝突」概念，明確指出混合衝突包含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而此結合傳統與非正規的作戰方式將成為未來戰爭的新模式。另外，在此文件「軍事環境」的章節中，認定俄羅斯於2014年在克里米亞及在烏克蘭東部地區的軍事行動就是屬於混合戰爭範疇，因此，美軍必須調整戰略以應對俄羅斯此一現實威脅。⁴¹

近年來，美軍將過去同時打贏兩場主要正規戰爭的作戰理念，向打贏包括正規戰爭和反恐行動在內的混合戰爭轉變。為因應混合戰爭的需求，美軍在軍事訓練方面，更加注重一般任務部隊的應急反應和非正規作戰能力的培養，強調官兵要具備遂行反恐、反暴亂和重建等行動的知識和能力；⁴²在軍種建設方面，美軍繼續增加其特種部隊規模，並

強化其作戰支援能力。另外亦提升民事(Civil affairs)部隊的功能，使其在法律、道德、輿論、心理、經濟穩定、社會管理、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及資訊等領域能提供有力的支援。⁴³總體來看，美國對於混合戰爭的理論與實踐，應是對「9.11」事件後戰爭型態演變的反思及對當前安全環境認知的結果。它將美軍從以前過度重視「正規作戰」，調整回到一種既要重視「正規作戰」亦要重視「非正規作戰」的平衡狀態，此將對美軍的軍隊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二、俄羅斯

鑒於美軍早已對混合戰爭的理論進行探索和整備，俄羅斯亦積極發展適合自身的混合戰爭理論。2013年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發表了一篇以《科學在預測中的價值》(The Value of Science in Prediction)為題的報告。該報告首次提出了混合戰爭相關概念，他強調戰爭的對抗方法發生了改變，目前主要運用政治、經濟、資訊、人道主義等非軍事手段先期瓦解對方的政府，最後以調解危機、支持民主或維和等名義，運用正規力量給敵人致命一擊。

⁴⁴2016年格拉西莫夫又發表一篇以《混合戰爭需要高科技武器和科學證實》(Hybrid War Requires High-tech Weaponry and a Scientific

41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Washington, D.C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p4.

42 林治遠，「混合戰爭理論對美國建軍作戰的影響」，外國軍事學術，第6期(2010年6月)，頁7。

43 魏軍民，「美軍提混合戰爭理念目的何在？」，2018年10月7日，http://www.sohu.com/a/258063584_465915。

44 Valery Gerasimov, "The Value of Science in Prediction," February 27, 2013, <https://inmoscowsshadows.wordpress.com/2014/07/06/the-gerasimov-doctrine-and-russian-non-linear-war/>.



Substantiation)的報告。他有系統地闡述了對於混合戰爭的認知與應對舉措，並明確指出混合戰爭的核心思想就是破壞敵人的軍事、經濟潛力，並以最小程度的武力介入達成政治目的。他亦要求俄軍相關單位要把混合戰爭作為重點研究方向，特別是要總結俄軍在烏克蘭和敘利亞戰場上的經驗教訓，把混合戰爭體系化、制度化，打造出獨具俄軍特色的混合戰爭。⁴⁵

自此以後，俄羅斯的一些軍事學者們就將「混合戰爭」理論稱為「格拉西莫夫準則」(Valery Gerasimov Doctrine)，以凸顯其特色，並將格拉西莫夫準則列入俄軍事理論之中，從政治、戰略和戰術等層面進行深入研究，後續亦產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⁴⁶在具體實踐上，從在烏克蘭、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來看，俄羅斯為實現其戰略目的，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及資訊等傳統和非傳統手段，將正規的軍事行動、游擊戰、輿論戰、網路戰結合在一起。尤其在同一戰場空間內同時進行多種形式的作戰行動，充分發揮自身的各種優勢，進而取得了良好成效。另外，為豐富和完善俄軍對於混合戰爭的發展，2018年7月30日普丁簽署命令組建「國防部軍事政治總局」，並預於同年12月1日前組建完成。成立此機構的主要意涵在於強化俄

軍的政治工作，並有助於俄軍在資訊戰、心理戰和輿論戰等力量建設方面更成體系，以利在混合戰爭中進一步發揮功效，取得戰略優勢。⁴⁷

三、中國大陸

自1991年的波灣戰爭起，中國大陸就密切注意世界上所發生的每一場局部戰爭，尤其關注美、俄等國在戰爭中的表現及其軍事理論之發展。針對美、俄在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內戰中所發動的混合戰爭，在大陸內部就引起廣泛的討論，並有大量的相關文獻發表於官方或非官方的媒體中，其中「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這個機構就翻譯了美、俄等國多篇有關混合戰爭的文章。對於混合戰爭的認知，共軍認為混合戰爭的「混合」特徵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⁴⁸(一)戰爭主體是混合的，包括國家行為體、非國家行為體，甚至於是個體；(二)戰爭樣式是混合的，包括正規作戰、非正規作戰、恐怖襲擊、犯罪、騷亂等；(三)軍事行動是混合的，包括作戰、維穩、安全，甚至戰爭之後的重建與發展；(四)戰爭手段是混合的，不僅運用軍事，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資訊、外交等各領域的手段；(五)作戰目標是混合的，包括擊敗敵軍、爭取民眾、奪取政權等目標的混合。

45 Valery Gerasimov, "Hybrid War Requires High-tech Weaponry and a Scientific Substantiation," March 14, 2016, <http://blog.berzins.eu/gerasimov-syria/>.

46 段君澤，「俄式混合戰爭實踐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第3期(2017年3月)，頁35。

47 陳海峰，「俄羅斯組建國防部軍事政治總局深化國防改革」，中國青年報，2018年8月13日，版4。

48 韓愛勇，「混合戰爭形勢對國家安全存在三方面威脅」，2017年12月2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1202/c1002-29681697.html>。

在體認方面，大陸認為要實現國家總體安全，消除潛在安全威脅，就要適應現代戰爭的新趨勢，積極研究混合戰爭的理論與發展。並從國家層面完善應對混合戰爭的機制，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資訊等手段，既要重視傳統戰法，也要重視非傳統戰法。在作戰力量建設方面，尤其強調要將民事支援行動等能力與傳統的攻、防作戰相結合，加強非正規作戰的教育訓練，建設一支能應對多元威脅的多重能力部隊。⁴⁹

另外，若將共軍內部於1999年提出的「超限戰」與混合戰爭概念相比較，超限戰可說是混合戰爭的東方版，兩者內涵有相當多的雷同之處。喬良與王湘穗在他們合著的《超限戰》一書提及：超限戰是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戰爭，這種戰爭意味著手段無所不備，資訊無所不至，戰場無所不在，軍事與非軍事、戰爭與非戰爭的界限都要被打破。⁵⁰超限戰的核心思想在於「組合」，其特徵包括：超國家組合、超領域組合、超手段組合、超臺階組合。⁵¹亦即要掌握全部的戰爭資源，並超越一切界限且符合「勝律」地去組合戰爭，以有效地達戰略目的。⁵²

除了超限戰外，與混合戰爭息息相關的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中共中央軍委會

已於2003年將此「三戰」編入「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中，作為官兵工作指導與訓練重點。中共認為「三戰」是對敵實施「軟殺傷」的重要手段，其主要作用在於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權、使軍事效益最大化、成為攻心奪氣的利器。⁵³由上述觀之，大陸對於混合戰爭早已有認知，並已納入軍隊建設中，國軍應密切關注其發展，並慎防大陸對我發動混合戰爭。

結 語

水無常勢，戰無常態。隨著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日新月異等因素，21世紀正興起「混合戰爭」的戰爭型態，以黎戰爭、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內戰正是最好例子。這種戰爭演進的新型態呈現出戰爭主體、樣式、手段的混合特徵，啟示人們戰爭不再侷限於槍林彈雨、敵對雙方的正面交鋒，而是延伸到外交博弈、經貿制裁、資訊對抗、網路攻擊、輿論造勢等諸多領域。混合戰爭的理論與實踐拓展了現代戰爭的內涵和外延，其複雜性、隱蔽性、不確定性將使戰爭從以往重視「武力制勝」向「綜合對抗」轉變，單一的戰爭手段將愈來愈難以達成戰略目的。

混合戰爭已登上戰爭舞臺，這種戰爭的威脅已為國際社會帶來了嚴峻挑戰，各國政

49 楊民青，「混合戰爭升級，如何適應新變化」，2017年9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o/2017-09-12/doc-ifykuftz6378179.shtml>。

50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6。

51 「超臺階組合」指在戰爭中的戰略、作戰藝術、戰術等層級(臺階)，都可依需要而加以組合。

52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198-218。

53 程寶山，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基本問題(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34-36。

府莫不採取相關作為以因應。尤其對岸的中國大陸亦極為關注混合戰爭型態的發展，不斷地從美、俄等國吸取經驗，並已積極對我進行「三戰」，我國政府必須審慎以對。在應對混合戰爭方面，僅靠單純軍事武力已不足以面對威脅，必須統籌國家戰略資源和手段，整合跨部門力量才能有效應對。除此之外，作者仍有以下四點建議：

一、密切關注國際和亞太安全形勢變化，深入研究混合戰爭相關理論與未來發展，並提高國家綜合安全的決策效率及危機應變能力。

二、維持國家、社會制度及公共意識(Citizenship)的穩定，防止內、外力量企圖改變國家現狀與體制，不予敵人任何發動戰爭的藉口。

三、持衡建軍備戰，除了強化正規作戰力量建設外，亦應加大非正規作戰力量建設的比重，並由傳統任務部隊向具備多能任務部隊轉型。

四、透過政軍兵推或戰演訓時機，將混合戰爭模式納入演練與驗證，尤其對敵「第五縱隊」的滲透破壞、假消息(Fake news)的防範、網路攻防等應列為重點。

作者簡介

謝游麟先生，備役上校，陸軍官校75年班、戰爭學院94年班、國防大學國防科學研究所博士班92年班。曾任營長、群指揮官、主任教官、副院長。現為陸軍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S-70C型救護直升機(照片提供：葉秀斌)